

梁啟超著



歐洲戰役史論

前編已出

定價七角

梁任公先生文章之價值、

舉國所共知、論史之文尤

其特長、前此如意大利建國

三傑等篇讀者殆無不、神飛

肉躍今茲戰役、因果糾紛、形勢

詭異、非先生妙筆、孰能傳

之、本館當戰事初起、即請先生編

纂此書、幸承許可、而先生極

鄭重其事、搜集材料、結構章

法、幾經斟酌、致避露郊外、竭全力

以成之、本館敢信無論何人

一讀此書、必不能釋

卷、非終篇斷不肯休、蓋先生之

文、本有一種魔力、此篇又其精心

結撰之作、故趣味洋溢、感

人極深、一讀、是篇則事勢

瞭如指掌、洵為人人不

可不閱之書、

卷首并有

先生手寫

詩一首、詩

格之雄深、

書法之適

美、與本書

可稱三傑、

完全上海

華商

及各埠商

務印書館

均有發售

小 本 小 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冒險 小說	倫理 小說
警世 一束緣	偵探 毒藥罇	偵探 指環黨	偵探 雙指印	偵探 寶石城	偵探 七醫士案	偵探 車中毒針	偵探 白巾人	冒險 金銀島	倫理 萬里尋親記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二册二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偵探 小說	滑稽 小說	滑稽 小說	言情 小說	社會 小說	社會 小說	社會 小說	義俠 小說
偵探 圓室案	偵探 多那文包探案	偵探 桑伯勒包探案	滑稽 化身奇談	滑稽 旅行述異	言情 媒孽奇談	社會 蘆花餘孽	社會 白頭少年	社會 老殘游記	義俠 雙鴛侶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二册三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一册一角	二册三角	一册一角

青衣記

第一章

今○有○人○輒○發○其○淡○然○不○甚○經○意○之○聲○言○曰○小○惠○可○感○小○惠○可○感○言○雖○若○是○而○味○其○詞○指○似○別○有○注○意○者○在○其○諸○謂○不○如○大○德○之○尤○可○感○歟○豈○知○小○惠○入○人○之○深○見○效○之○速○且○往○往○視○大○德○過○之○

克○利○先○生○者○波○蘭○士○敦○律○師○也○一○日○駕○獵○車○出○遊○馳○一○時○許○迤○邐○循○園○外○徑○則○卉○木○叢○植○濃○陰○羃○歷○中○依○稀○見○門○巷○克○利○以○他○事○縈○臆○未○能○釋○鬱○鬱○形○諸○色○且○行○且○喟○然○者○久○之○欷○身○緩○轡○脫○帽○四○顧○作○無○憐○狀○俄○經○松○林○間○沈○碧○彌○互○日○光○細○瑣○自○葉○際○漏○草○上○若○碎○金○然○道○旁○則○牧○地○一○坪○林○木○四○匝○鱗○塍○綿○接○田○禾○方○秋○黃○雲○稠○稍○外○原○草○離○離○無○寸○土○不○毛○者○

眺○克○利○駐○轡○流○連○不○忍○遽○去○既○眷○其○風○景○復○羨○生○殖○蕃○滋○既○而○悄○然○不○怡○太○息○言○曰○嗚○呼○歌○閒○閒○繫○彼○老○人○胡○乃○有○是○

於是克利復揚其策，驅馬前進。忽聞騾聲得響，自遠而近，漸徹耳際。翹首望則見一人自園角來，鞭絲帽影，似曾相識。諦視之，非他，乃波蘭士敦醫士華罕也。

時醫士已至克利旁，相晤後，遂並轡行。華罕曰：君已盡得吾書否？克利微頷之，既而曰：吾心甚詫，彼招予抑何如是其亟？吾意好賽爾夫人斯時必大憂慮。

華罕曰：然。昨夕吾已於老人前徑告之，謂渠病殆將不起，彼誠欲預立遺囑，使一就緒，則此時已不容再事因循。

克利曰：自吾觀之，彼殆不樂聞君言耶？以好賽爾君平日之爲人，度之，欲使之遽作一遺囑，頗非易言之實，大可供噉。蓋若人意中，方謂此事於渠固不能有裨益也。

華罕曰：然。好賽爾老人固熟知此事之無裨於彼，亦嘗爲吾言之。固哉！此老人也。前日與吾握手時，顏色甚厲，率爾語吾曰：醫士是甚無益子，卽爲吾盡力，吾終舍此他適耳。

克利微笑。以鞭絲掠馬耳而言曰。何哉。華罕曰。所謂他適者。適彼新居耳。子豈未之聞耶。夫人病至將死時。往往作如是想。子自謂薦紳中人耶。第觀於好賽爾。則未嘗一日以薦紳自居。終其身。恂恂抑抑。無誇大言。然度長絜短。彼身家固三倍於吾儕。不止。

克利曰。然。吾嘗聞人之述其逸事。云好賽爾君嘗於獵圍中。與人傾蓋而語。其人之擁贊。猶不敵好賽爾之半。好賽爾嘗服誦其先人言。平居則曰。吾非紳佩。吾何敢自驕。吾一田舍翁耳。吠畝之事。吾父爲之。吾祖爲之。自近世二百年來。皆服役於此。吾故不敢不盡力以繼先人之緒。老人之言如是。

克利復驪然笑。數數振其轡曰。此時恐渠已疾革。迫不及待。吾且馳往謀之。於是與華罕別。復搖策馳而前。

斯時克利心忤急殊甚。乃強自鎮靜。時其疾除。不欲竭馬力。未幾出森林。徑愈入愈僻。依坡勢爲曲折。山麓有村落。古樹杈枒。炊煙間出。村中人瞥見有客驅車至。

多引領望。或相聚偶語。目睽睽。手指隨馬足左右。於時日薄。掩。返照。村屋。益霞。駁。有致。好事者。且跂足戶闕上。覘克利所之。乃雜然語曰。是克利律師從波蘭士。敦來者。嘻。是果克利律師。彼殆欲赴好賽爾君家爲老人作遺囑也。

咄。咄。於時駭歎之聲四起。繼聞有聲尖銳而擊。則爲婦人曰。人皆謂老人得疾。今晨吾以牛乳往。其掌乳婦人德布爲吾述及好賽爾老人病狀至劇。似在旦暮間。恐不能復起。德布言時。目光慘淡。恍似深夜無焰之燈。似不勝憂慮者。彼又謂吾曰。渠家雞將下卵矣。惜乎。此老人乃不能久待。一染食指耳。

咄。咄。俄而駭歎之聲又起。時有婦人喁喁與其鄰嫗語。以爲此老人果不及嘗新。則其所有豐腴之貲。產必將一切遺棄矣。其夫從旁聞之。爲之軒渠絕倒。曰。若然。則自茲以往。鵲巢鳩居。可安受其福。將儼然爲主婦矣。然吾尙有慮者。脫彼以魔術趣其下卵。老人竟及嘗新。或且不死。則奈何。

似此荒謬之語。聽者皆掉首不樂聞。以爲彼固無感惜之情者。斯時言者瞻顧左。

右意似忸怩。乃不復作。譚轉爲莊論。

曰。噫。好賽爾。老人竟將長逝耶。殊非意料所及。猶憶日者。吾曾遇老人於塗。屈指於今。甫匝月耳。又前吾方瑣瑣從事於竹頭木屑間。爲未雨綢繆之計。適老人過我。見之喜而言曰。美哉。皆有。用物也。靳尼。汝將何所用之。吾告之。故。老人曰。是誠大佳。爾時爲火曜日。吾見其神奕奕。一如疇昔。未嘗有不適之色。會幾何時。已呻吟牀蓐間矣。

於是聞其事者。皆太息不置。未幾薄暮。村人皆歸。事其事。多有惜老人之將怛化。爲之悵結者。脫老人果不幸而歿。知他日舉殯時。雖窮鄉僻壤。將執紼而來會葬者。必極一時之盛。

時太息老人者。率休偃於四柱牀中。而好賽爾老人。則據一敝舊之榻。犖斜幾不能承體。以彼傭食者。置一睡椅。式猶必以時。而老人乃不求安適。支離榻次。曾不一念及榻之上。藉以亂藁。霉敗至不可狀。榻逼窗而設。呼吸之氣。不勝迫促。光線。

自疏樞射入。幾眩病。夫之目不能轉胸。乃老人則以爲其父之所安。故亦安之。若素蓋此榻之。若是位置者已非一日。老人固不欲以一己之便利。遽易其先人手設也。

當克利入室時。老人且顧之而笑。力舉其手。至於鬢際。以示敬禮。蓋好賽爾體質固至強健者。今雖困於沈疴。尫羸骨立。方其致禮。克利似已困憊不堪。而言談間。則意氣噴薄。絕無萎腰之態。

謂克利曰。君坐。君勿慮吾病。吾病不久必愈。愈且立起工作。斯時克利未及就坐。顧好賽爾良久曰。君病至此。猶不自以爲意耶。

好賽爾澹然曰。吾視之亦與尋常不適等耳。汝殆念吾病恐不能復起耶。然生寄死歸。吾殊不自以病爲念。人生如白駒過隙。吾知盡力以赴吾事耳。且吾嘗謁醫矣。醫未嘗謂不治。吾常以此自慰。今牧師又爲吾禱而求福。明日且復至。吾屆時必能失此沉疴。立離病榻。

克利聞言掩口而笑。若不然其言者。好賽爾卽默然自計。目芒芒然病容。乃賡續其言曰。君來此。將何以教吾。

克利強笑。蓋彼見好賽爾行將彌留。猶暇逸如此。心爲之焦灼不勝。曰。吾今者竊願得一言於君。而後歸爲君作遺囑。詰朝當攜請署名。

於是好賽爾怵然有觸於心。語若頽散不任者。曰。吾今晚或竟不起。又曰。嘻。今晚吾或竟致不起。則吾之遺產。必將瓜剖豆分。此誠非吾所願。今及吾未填溝壑時。爲之部署。計亦良得。楮墨一切。苟有所需。於吾書案間取之。甚願君得假斯須。留此以藏吾事。旣乃顛聲言曰。吾欲使吾所有之產。合而不析。以傳諸無窮。請以此言爲吾著於遺囑。

克利躊躇良久。張目以俟後命。旣乃奮筆疾書。

好賽爾時已奄然若將絕者。猶顧而言曰。無使分析。以此全授於吾婦。克利深訝其言。方睨視間。聞好賽爾又申明其辭曰。以授好賽爾夫人。嘻。彼其終身守此。以

自贍養。吾固不忍其及身無所倚賴也。

克利曰。允哉。好賽爾君用心之周。愛情之摯。好賽爾怒之以目。克利乃不復言。

好賽爾又曰。吾於此已無疑義。吾婦誠當享其權利。曩者脫環撒墳。彼嘗以其財賄助吾。既資其財。以清先人之逋負。又因其餘。治溝洫。拓隴畝。以擴田事。吾所以得有今日者。實惟吾婦是賴。爾時吾嘗謂之曰。富貴與卿共之。今者言猶在耳。吾卽不幸萎先朝露。不得與吾婦共賡偕老。則彼之得撫有此遺產。以安享其幸福。無異於吾生之日者。揆情度理。固甚允也。克利君。其如吾所言。以著諸遺囑。吾雖死。目瞑矣。吾產當盡籍之。使合而不析。全歸吾婦。馬利安尼。好賽爾夫人。爲終身贍養之資。吾婦死。則轉授吾長子。哥得佛。來好賽爾也。可。

克利手不停書。筆走紙上。索索有聲。久之。好賽爾則欷枕闔睫。若倦怠欲休者。半晌。忽張皇遽啟其目。時克利正刺刺有言。

好賽爾曰。克利君何所言。余未諦聽。克利乃探喉抗聲答曰。吾欲問君。君之遺囑。

誠如是者將何以處彼得。

好賽爾遽厲其色曰。子謂吾將何以處之。曰。君果不欲稍分以產。爲留一餘地耶。老人不答於枕上。強搖其首以示不允。蓋是時已憊甚。幾不能復支。旣乃喘息言曰。彼得耶。吾非無以處之。其母及兄必能時其緩急。以應給之。

克利曰。恕余唐突。彼得年少無知。將母有所失歡於君耶。愛憐少子。人有同情。胡君獨歧視之。吾意君於此。卽不甚鍾愛。盍亦稍稍量與。無使缺望。

好賽爾聞之。薄怒。遽止之曰。吾誠不欲如君所言。吾產當永使合而不析。吾已明爲君告。此亦非余剋意。吾家累代。皆未聞有析產者。言已泯然而厥。良久復蘇。彌留中。猶喃喃自語曰。渠母必能善視之。無異於吾生時。卽其母或不幸去世。其兄哥得佛來。亦必能應其所求。當不使流離失所。抑吾遺囑。固不能復有更易。繼自今。吾甚望彼皆居同室。事同勞。永永無尤。一如疇昔耳。

克利乃傲告之曰。然則他日者。哥得佛來。必將娶婦。兄卽甚友愛其弟。恐其婦或

不克相其夫子以承先志則轅釜之釁將啟矣奈何。

好賽爾艷然不悅曰哥德佛來之克盡兄道以友愛其弟吾甚信之又何娶婦之慮君其亟爲吾書必如吾所言無使或有增易書竟更煩君爲吾召兒輩及吾婦來此吾將以所爲一一親囑之。

未幾好賽爾夫人來甫入室二子亦繼踵至好賽爾夫人乃一妙齡婦年少其夫可二十許蓋好賽爾君先曾喪偶以夫人爲繼室夫人年雖少而性情之懇摯志向之勤勉則頗似其夫。

二子既隨其母入皆顏色倉皇是時哥得佛來齒二十有二彼得則少其兄二年驟見之貌相若幾無所別然一再諦視則固非無區分者兄弟所同者皆頰長倍常體偉健無拙滯容黃髮茸茸神致英秀而爲風日所吹炙色頗蒼黯無有人識其本來之都美然哥得佛來之目如常人望之不似利克森族之深碧而彼得則眸炯炯淡棕如栗色銳而多光且眉疏口闊哥得佛來善於察物仰睇飛鳥能識

其類。問晴課雨。望雲而知。其燭理之明。舉無與比。與人接。則一靚顏色。聆言語。卽辨其誠僞。無一失。其精察若是。而彼得則見事遲。逡巡不能剖白。蓋其稟受固有。所不逮。或將使之盤根錯節。而後砥礪於成耶。

時母子三人皆趨傍病榻。好賽爾見之曰。夫人坐。哥得佛來。汝立右。彼得。汝其母躁。且居吾左。吾之遺產。已與克利先生部署之矣。今召汝曹至。以盡吾所欲言。吾且署名遺囑。如是則吾事畢。馬利安尼……其妻噉然應之曰。唯曰。吾已將吾所有產。一切盡籍之。舉以付若。爲若終身計。以踐吾往日之言。吾死。若其率二子以勤厥事。仍如吾生之日。守而勿失。毋使有所變易。旣復顧其長子曰。今後汝母爲家主。逮其生時。汝善奉之。哥得佛來。汝其識之。母忽。

哥得佛來戚然曰。當謹守吾父命。蓋是時哥得佛來。聞父遺訓。覺哀從中來。愀乎動色。好賽爾復曰。他日汝母卽世。汝卽承此產。其綜理家政。慎守之。吾今乃以是全付於汝。爾時汝爲家督。汝宜克盡兄道。以撫爾弟彼得。時其緩急而撫顧之。

斯時彼得侍立於牀隅。率爾進曰。吾父乎。乃使哥得佛來爲家督。以主臨吾耶。老人毅然答曰。然。主器者莫如長子。渠之得爲家督者。分所當然。彼不主吾家。將誰主。

於是相對默然者久之。既而於靜寂中。忽聞彼得之聲。沈著而懇切。其言曰。上帝鑒之。吾所注意者。豈區區貨財之末哉。吾父將有以遺吾與否。皆非我思存。所最不堪者。失吾慈父耳。吾父……言至此。彼得驟止。其辭良久。乃續言曰。然。此事於理亦似未允。兒何以不得獨立。比於哥得佛來耶。抑兒何以不應有自由之權。以行吾志。以享吾幸福耶。

於時病者不待其詞畢。遽喘息而言。幾不成聲。曰。汝其安守是。是卽汝之職分。汝母驚外以肆其志。其朝夕謹依汝兄。吾亦有昆季輩。吾均善視之。汝兄其必能繩吾武焉。凡此財賄場圃。皆盡籍之。無使有所分析。以遞授於家督。吾言不再。吾死。汝曹其無有所更易。以違吾言。汝兄將時汝緩急。必不使汝有匱乏。汝其能信汝

兄否乎

時哥得佛來。目光掠病榻。而過注於彼得。彼得視若無覩者。曰。吾所請者在。獨立耳。非云財產。父卽年以五十鎊遺吾。吾固不之較。抑心所謂安固。當有一定之分。吾思之。吾固有此權利……

彼得之言未竟。好賽爾艱然遽止之。曰。毋多言。毋多言。克利君爲證人。吾已署名遺囑。吾死亡在卽。汝曹其自知足。吾已盡吾天職。今後汝曹母子兄弟間亦各盡天職。以無負吾望。夫人其留視。汝兄弟。吾無他言。其出。

於是好賽爾搖手以示二子。二子默然趨出。彼得先循樓梯而下。心緒劣甚。忽聞足音。蹙然躡於其後。度其兄哥得佛來。第不欲回顧。既盡級。彼得覺有手按己之肩。乃回首視哥得佛來。有悻悻之色。

哥得佛來曰。吾語子。吾固未嘗與聞其事也。彼得曰。吾知之。諗哥得佛來固持其肩曰。吾儕平日未嘗有違言。彼得。吾二人固嘗篤於友愛者。彼得曰。吾儕固嘗如

是矣。然今而後，汝乃爲吾主人。哥得佛來聞之，大不懌，曰：「惡，是何言也。」爾時哥得佛來，遽釋其手，不復持彼得之肩，反身欲去。旣復旋踵而呼曰：「何子之拘也？汝何所見而不吾信？」他日者，吾次及以主其事，卽析以予汝。又誰能禁止者？吾甚望逮及吾母之生，以永保。一旦吾母不諱，汝終將得汝權利耳。

彼得曰：「然則是殆終不爲余之權利矣。」乃尙欲給予，於是相對不言良久，駭忿之色各現於眉際。有頃，哥得佛來面赫然火發，蓋甚怒。彼得疑其不利於彼，而敢與之忤，且方受命於父，以爲家督，不虞其弟之遽叛也。以是悲憾不自禁，而彼得則過慮將來之禍福，以爲若是則彼將永仰其兄之鼻息，長爲奴隸而無自由之一日矣。

初，兄弟同室居，誠有如哥得佛來所述者，相愛相敬，極家庭之樂。未嘗稍有齟齬。平時在其父庇蔭下，負其厚賞，爲富家子。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伯仲未嘗不偕。或入五都之市，或田於中林，未嘗不同車騎。卽東皋觀稼，投綸水曲，亦未嘗不共作。